

歷史與空間

邂逅小站

劉克定

「日暮鄉關何處是，煙波江上使人愁。」(崔顥《黃鶴樓》)每當想起這詩句，就會回憶起鄉關的小路，還有那蜿蜒漫長的鐵路，那小得不能再小的車站。

那小站真的很小，總共只有一棟很樸實的平房，算是「固定資產」，青瓦黃牆，結構簡單。兩室，一邊是候車室，一邊是票房兼站長居室，從售票窗口，可以對「站長家庭」一覽無餘。

平房後面有清可見底的池塘，池塘裡有綠色的浮萍，要是下雨，坐在候車室，可以看到池塘水面上密集的跳躍的圓點。高大的槐樹，婀娜的柳樹，擁抱着小站，樹枝靠近窗玻璃，還可以看到被蟲子噬出一個個小孔的葉子，在風雨中瑟縮。一切是那樣的自然、靜謐、祥和。

候車室大約二十來平方，中央是一個火爐子(冬天燒火取暖)，火爐子兩邊擺着幾條長凳，人們坐在這長凳上，抽着嗆人的葉子煙，寒暄着，等着火車的到來。差不多每天就那麼七八個旅客，逢年過節稍多一點，大約不會超過二十幾。

記得我們這群結伴趕火車去上學的孩子，算是這個小站的常客了。外婆每天天不亮就起來，點着煤油燈，生火，做飯。吃了早飯，還要為我準備中飯，用一個菜碗，盛滿飯和菜，然後用飯碗扣上，用一塊方布包好，繫上結，捧在手裡還滾滾燙燙的。幾個同學也都帶了中午的飯菜，相繼舉着火把走十幾里地，趕上五點鐘的車。遇上雨天，起得更早，因為山裡路不好走，溜溜滑滑，有時趕到車站天還沒亮呢。做早飯的炊煙，瀰漫在田壩、山間，那股特殊的松枝的香味，很好聞。

我們這一夥旅伴中，有一個黃毛(長着黃頭髮，大家叫他黃毛)是個「餓鬼」，他似乎從無飽足的時候，天剛亮，他就坐在候車室打開媽媽給他做的中飯，那是幾個糰子，紅薯粉和糯米粉做的，很好吃，他看了看，包上，沒一會兒，又打開看，於是拿起一個往嘴裡塞，吃得呱呱響。我們就大叫：「中午還沒到啊，你中午吃什麼啊？」他嗚嗚地說：「我中午就不吃了，現在吃就不餓……」呼哧呼

哧……
後來，我離開了那鄉村，參加工作了，小站也非復當年，已不見老站長帶着旅客在風雨中等候，但平房還在，槐樹還在，信號桿還在。小小的車站，風霜雨雪的月台，那飄香的槐花，那婀娜多姿的垂柳，留在了人們的記憶裡，只要聽到火車的鳴笛，這些美好記憶就會在人們心裡甦醒。多少次坐火車經過小站，都是飛逝而過，多想下去到站台徜徉漫步，哪怕就幾分鐘也好，但願與現實往往是有些距離的，我想。

又十幾年以後，一個偶然的機會，朋友邀我一起去「看樓盤」，其實哪是看樓盤，是搭乘看樓盤的免費巴士，去遊山玩水。過去說「天下名山僧佔多」，現在這個「僧」是開發商，我們也就醉翁之意在山水，有樓盤必有「名山名湖」，現在有專車前往，何不偷得浮生半日閒，去領略一下湖光山色？

坐上豪華大巴，儼然看樓人，一路無話。兩個多小時，來到一風景勝地，七彎八拐，曲徑通幽，眼前忽然出現一汪湖泊，一股清涼之氣撲面而來，放眼一望，林壑優美，蔚然而深秀，波平如鏡，纖塵不染，樹林陰翳，野花幽香，頓時令我沉醉其間。遠有諸峰，濃淡相宜，近有群鳥，歸鳴上下；不知人間竟有如此仙境！

忽然，我發現這個地方好熟！那遠處的房子不是小站嗎？十幾年光景，這兒成了人間仙境！半畝方塘，竟變成了湖泊，山呢？移走了？取代它的竟是比它們高出許多的樓盤！小站被擠在山谷兒裡，好像改了朝向，鐵路依然深入山洞，但似乎已經沒有火車來往。

這樣的滄桑桑田，真使人始料不及啊。不能不服膺開發商的鬼斧神工，但對我們祖祖輩輩的生態環境，福焉？非焉？我想起蘇軾依湖結廬，真是很雅致的選擇，哪怕只是蓬門戶戶，甕牖繩樞，甚至環堵蕭然，也是十分的詩意，十分的怡然。不必樓高房大，總之人不能強迫自己去做力不能及的事情，量力而為，使自己輕鬆，然後愉快，才叫得其所哉。

說着，想着，朋友指着高高的樓盤，要我看



小站幾十年仍執着立在那裡。

那樓盤上幾個大字：家政、裝修。說是他的一位遠房親戚，就住在附近，房子被徵收了，貸款買了一套二十層兩房一廳，光首付就把所有積蓄用光，腰纏萬貫買樓，捉襟見肘住樓，沒有辦法，夫婦只好在新樓陽台上掛出「家政」兩個大字，打算以此賺回首付，還清貸款。我聽後為之黯然。忽然，我想起他說這位親戚就住在附近，便問：叫什麼名字？他說叫黃毛。我接着說：餓鬼。他驚訝起來，你們認識？——這個世界其實並不大。

湖光山色令我陶醉，流連忘返，徘徊於湖濱沙徑久矣。想起現在做做蘇老先生買田結廬，一棧煙雨，躬耕田疇，已不合時宜；去買高樓，高瞻遠望，又力不能及也；如黃毛夫婦如此這般，未免囊中羞澀。

湖風煙雨中，我想起小站的執着，幾十年了，小站仍立在那裡，守望周圍的田野，還有高大的槐樹、楊柳，啊，小站。

地球上，小站不孤獨，許許多多不同的小站，在不同的地方，有着不同的故事，演繹不同的滄桑。

我記得，在遙遠的阿斯塔波沃小站，托爾斯泰就是睡在那候車的長凳上，溘然長逝。他懷着希望，想從小站走向農村，與農民生活在一起，去描寫他們，但他身體不好，又飢又寒，——他是帶着美好的希望出走的。

遠處，火車鳴叫着，那聲音在空中飄散，在我的記憶裡飄散，在我的夢境中飄散，我為之思緒飛揚。在衛星雲圖上，在歲月的長河裡，小站小得幾乎不存在，但在我的心裡，它是矗立的、高大的，常常出現在我的夢境裡。

歷史是一位雕刻大師，他總是把稍縱即逝的流光刻在人們心中，使我們永遠記住，不能或忘，難道不是嗎？我心裡的畫面，就此要改變嗎？

書若蜉蝣

葉輝

高智商與特曼神童

如果說人自有傻福分，那麼，反過來說，高智商是否意味着不幸？不少人有此想法；當中就有智商研究者認為，天才往往受焦慮、挫折及孤獨所困擾，不妨想想吳爾芙(Virginia Woolf)、艾倫·圖靈(Alan Turing)及麗莎·辛普森(Lisa Simpson)吧；他們有如夜空的孤星，即使在燃燒最耀眼的時刻亦倍感孤獨，或如海明威(Ernest Hemingway)所言：「聰明人擁有幸福，這樣的事我幾乎從未遇上。」

那似乎僅為一小部分人所遇到的問題，但那可能會給不少人帶來啟發；全球教育體系幾乎俱致力於提高學術智力，儘管當中有不少眾所周知的缺陷和局限性，智商測試仍為衡量認知能力的主要方法；世人在大腦訓練及認知能力有所提高，試圖提升參與測試的分數；但也有專家卻指出，假如世人對智商所作出的努力，本身就是一場徒勞呢？

早在近一百年前，就有人嘗試尋求上述問題的答案；在那時，美國爵士樂正處於黃金時代，智商測試乃新生事物，從而引起廣泛關注，在此之前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徵兵中心，智商測試已得到驗證了。早在1926年，美國心理學家路易·特曼(Lewis Terman)決定以智商測試來尋找天才兒童，對他們加以研究。

透過對加州學校的地毯式搜查，他挑選出1,500名智商在140以上的小學生，其中80人的智商超過170，其後被稱為「特曼神童」(Termites)，時至今日，對他們的人生發展軌跡的研究仍在進行中。

事實上，與研究的預期一樣，很多「特曼神童」俱名成利就，最著名的例子乃傑西·奧本海默(Jess Oppenheimer)，他是上世紀50年代經典處境喜劇《我愛露西》(I Love Lucy)的作者，當他撰寫的電視劇在CBS播出之時，「特曼神童」平均薪酬為普通白領的兩倍了。

然而，並不是所有人俱達到特曼的預期，不少人選擇較為平凡的工作如警察、船員、打字員等等，正因如此，特曼總結陳詞，「智力及成就之間並無完美的相關關係」，此外，高智商者也並未活得比常人更幸福，一生之中也會離婚、酗酒乃至自殺，與美國平均水準大致相若。

當「特曼神童」步入晚年之時，故事寓意為高智商並不等於更好的生活，在最好的情況下，高智商頂多讓生活滿意度與常人無異；而最壞的情況，意味著懷才不遇以至壯志未酬，那並不意味高智商者必然遭遇磨難。調查確令人困惑：何以從長期來看，高智商並無帶來回報呢？那可能為知悉本身高智商反而變成自身束縛的鎖鏈。在上世紀90年代，研究者讓「特曼神童」回顧過去80年的人生，他們不僅沒有從成就中感到滿足，反而感到沒有實現預期而深受挫折。

當中最讓人難過的案例為數學女神童蘇菲亞·尤瑟夫(Sufiah Yusof)，在12歲時被牛津大學錄取，卻中途退學當上服務員，其後她成了應召女郎，邊做愛邊背誦數學公式以取悅客人。

畫中有話



古典瞬間

唐寶民

善舉救了全城人

王延政是五代十國時期的將領，曾任建州刺史。有一回，他要到外地去，就命手下大將章某守衛建州城。章某派一名部下去刺探軍情，那部部下回來得晚了點兒，延誤了時間，按照當時的法律，應當將這名部下斬首；但由於章某愛惜他的才能，所以並沒有馬上這樣處置他，還在猶豫中。事發的當天晚上，章某回到家裡，就把這件事告訴了妻子練氏。練氏是個賢惠明智的人，覺得如果將這個部下殺掉了太可惜了；可不殺掉又違背了法律……練氏左思右想，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——讓部下逃跑，那樣就一了百了了。於是，她暗地裡派人告訴那個部下說：「你犯的罪應當判處死刑，趕快逃跑才可能倖免。」並給了那個部下幾十兩銀子，那個部下千恩萬謝之後，就逃走了。那個部下出逃之後，跑到了江南，投靠了南唐，被分配到大將查文徽旗下做將領。幾年後，南唐派查文徽率兵攻打王延政所據的建州，那個部下正好負責指揮這場戰鬥。南唐軍隊進

攻很猛烈，眼看着建州城就要被攻下來了，這時，那個部下向城裡喊話，告知城中的人：「能夠保證練氏一家安全的人有重賞。」練氏聽說了這件事後，就登上城牆對那個部下喊道：「建州百姓無辜，希望將軍能寬恕他們，我們夫婦罪應處死，不敢求生。倘若不肯放過建州百姓，我們願死在百姓前面，決不獨自偷生。」語氣激昂慷慨，完全出自一片赤誠之心。那個部下不得已，城破之後，便讓士兵收起武器進城，這樣一來，全城的人就都保全了。

這是沈括在《夢溪筆談》中記述的一則史料。練氏只是偶然發了一次善心——救了那個部下全家，沒想到日後不但因此保全了自己全家，還保全了全城父老的生命。南朝蕭衍在《新酒肉文》中說：「行十善者，受於善報。」善有善報，千古一理。熱心幫助別人，給別人施以善心，看似無償的行為，其實是為自己積蓄了將來得到善報的資本。善舉可以創造奇蹟，幫助別人，其實就是善待自己。

來鴻

吳建英

挾一縷春風溫暖歲月

春風似一綃薄紗，清亮溫軟，卻又朦朧飄逸。雨水節氣剛過，空氣中的溫度，似乎一下便有了轉折，春風在日日韻雅有致地醞釀一場盛大的春事。她似乎早已成竹在胸，謀劃得當，把所有的計劃與細節羅列清晰。三個月的光陰，九十個左右的日日夜夜，足夠她在北國的山川水澤、原野溪流間研墨構圖，一筆一筆淡墨重彩地細細描繪出一幅色澤相宜的山水長卷。

春，一個情思細膩的女子，煙眉清目，又十分調皮。總在恍惚之間，乍暖還寒時，在你剛剛稍稍觸及到一點點溫意時，旋身而去。獨留你在來不及消彌的餘韻中，默默品嚐這一縷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思。而當你再度豎起了高高的衣領，攏緊衣衫去適應她的淡漠之時，她又溫純脈脈，笑靨含情地走近。暖風一吹，心醉神迷。

春光令人精神十足，信心倍生。溫暖的春風，總是踏着輕盈的舞步翩翩而來，深情款款地邀你來赴這場早已注定了的舞會，你只需捧出一顆真心，跟着風兒的示意，在優美的旋律中踏着輕緩的樂點，或旋或舞，或進

或退。舞步所過之處，是一樹樹的柳，自沉睡中醒轉，僵直的枝條在漸漸變軟、變柔，慢慢地收起蕭索的褐色，綻出小雀兒嘴似的嫩芽。就是這抹微微的嫩意，讓換下冬衣的人兒，一顆心在一瞬間就軟了，化了！

你盼望着，風兒再暖一些，再輕柔一些，再奔放一些。此時的春風，如一陷入戀情中的女子，既已傾心，便再無顧忌，「有時三點兩點雨，到處十枝五枝花。」在你抬首之時，已然催得繁花似錦，暗生綠意。黃色的迎春花，意興闌珊地微綻着；滿山的杏花也沉不住氣，丹蔻似的花苞包裹着對春的傾慕。那潔白的花瓣，就藏在紅綉般的花帳裡。

陽春之月，微微的細雨也好，柔柔的陽光也罷，都在新花舊枝間一併撒落。湖畔的桃花卻不管不顧，次第開了，輕盈柔和的粉紅花朵，含嬌帶羞，盈盈開滿了一樹又一樹，宛若日暮時的晚霞，又如天際的彤雲，迤邐拖曳着，綿延出山水秀色。「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」，人面與桃花相映襯着，風過而亂影，馥郁了清淺的時光，溫馨

着一個個豐盈的日子。

「春風朝夕起，吹綠日深。」此時的山嶺，已在春風的蠱惑下褪下了枯黃的舊衣。一襲春衫，綠綠的底色上，是渲染而出的桃紅柳綠，田野裡，肆無忌憚地或開或謝，點點地點綴着這一季的繽紛。風兒收拾着它們漾動在空氣中的馨香，掠過花溪水，掠過香青木，氣息中沾染出幾多芳意，軟軟地拂過面頰，吹開已然是半掩的心扉，滋生出滿滿的一懷歡喜。

春的舞曲還在游弋，腳步在精心挑選的樂聲裡，歡欣舞動。舞出「月上柳梢頭」的兩情歡悅，舞出「燕子不知春事晚，一汀煙雨杏花寒」的詩韻人情，亦舞出了「時有落花至，遠隨流水香」的無可奈何。

春風還在季節間遊走着，手攜一盒斑斕墨彩，在天地間斑斑點點地細描着春之畫卷。蝴蝶，蜜蜂，鳥雀，無一不足。春風，這癡情的女子，大約是想把這一季所有的美好景致，都傾情地描摹在你眼前。親愛的你，可願做一縷春風，去繽紛清淺的時光，去溫暖縱深的歲月？

豆棚閒話

胡賽標

鍾愛逗號的章武

全國著名的散文大家陳章武先生，原是福建省作家協會主席。他喜歡在胸前別上一枚徽章。這枚圖案簡樸到只有一個白色逗號的紅色徽章，是朋友送給他的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館徽。

逗號徽章，喻示着章武先生對文學事業的敬畏：文學事業只有起點，沒有終點；生命不息，逗號不止，創作不停。而這種悠然超然、平和耕耘的心態，正是他文學精神的最好寫照……晚年的他，宛如遨遊於文學海洋的鯨魚。喧囂浮躁的文壇，游弋着成群的鯊魚，他們看上去體態優雅，卻耐不住寂寞，或像寵物遍地打滾，諂媚巴結，沽名釣譽；或如獵狗結群吠叫，打擊別人，拉抬自己；樹立山頭，拉幫結派；魯莽醜聞，退會風波，林林總總，不一而足，攪得文壇狼煙四起……章武先生傳承了冰心老人的慈祥，甘做一條文學的鯨魚，與成群結隊的鯊魚保持清醒的距離。他孤獨卻不懼寂寞地創作，陸續出版了《海峽女神》、《標點人生》等10部散文集，《北京的色彩》、《武夷排排人》、《天遊峰的掃路人》、《病的快樂》、《多瑙河之波》等作品，相繼選入全國大中小學語文教材，擁有全國眾多讀者，影響了幾代人。

當《天遊峰的掃路人》的文字，從許許多多稚嫩的童聲中飄起，從一座座小學課堂裡飄蕩時，他的內心多麼欣慰愜意，還有什麼必要抱屈不平呢？瞅見謾罵、鳴冤、攻擊、撕咬的文

壇，他微微一笑，踱進自己的驥齋，或捧書閱讀，或敲起鍵盤，一字一句，字斟句酌，寫得緩慢……在他看來，做一條文學的鯨魚，首先要具備勇敢樸實品格：不受干擾，不怕被咬，勇往直前，勤於耕犁，讓作品來證明自己，不斷超越自己。65歲那年，他不幸患上了脊髓瘤，不斷壓迫神經，造成大、小腿發麻，繼而左腳肌肉萎縮乏力，最終他成了「三腿翁」，為了登上六樓的房間，他只好在樓梯拐彎處裝上「牆椅」，邊上樓邊歇息邊讀報；要走上96級樓梯，他卻要倒退着走。可是，章武先生卻沒有悲觀失望。這位被命運鯊魚咬了一口的老人，仍似《病的快樂》裡描述的那樣堅強樂觀，他說：「我可親可愛的樓梯，只要你依然矗立在我的面前，我就必須勇敢地抬起頭來，奮力保持一種向上的姿勢。」

到了70歲多次摔跤受傷後，他不得不加用「四條腿」的助步器。這時，他下樓將助步器摺疊起來，掛在肩膀上，然後一手拄着拐杖，一手扶着欄杆，挪動雙腳，倒退下樓；到了平地，又將拐杖勾在脖子上，徐徐推着助步器前行……他樂呵呵自號「七腿翁」。

靠着「七腿」，他參加了福建當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學長征——「走進海西」紀實文學叢書的採寫工作，走遍了閩山閩水的80多個縣市，每篇新作，總是精心構思，獨出機杼，讓人驚喜……

愛、平和、感恩。他兩鬢斑白，臉色紅潤，平和儒雅，談吐幽默。凡幫助過他的人，他都以感恩之心銘記施愛。有一年，他收到《北京的色彩》30多種版本，但被轉載的作品大多沒有寄來稿費，他也不責怪，也不好意思去要。有一次，某出版社給他他寄了二年的教材稿費1500元。後來，就沒寄了，他說：「沒再收到稿費，可能沒收入我的作品了。」他也不去查，認為選入他的作品，是天恩洪福了。

1992年，他與將軍詩人李瑛出訪日本。李瑛將靠窗的位置讓給他，以便讓初訪東瀛的他，好好觀賞日本海的風光。在與李瑛朝夕相處的日子裡，他得知李瑛有一個特殊的愛好，即熱衷於收藏樹葉：每次外出，總要採回當地的一片樹木葉子，裝進鏡框，懸掛家中，以作紀念。

2006年，李瑛迎來八十華誕。為了表達自己對將軍詩人的感恩崇敬之情，章武先生便別出心裁地寄上了一份楓葉。這枚經霜之後紅中透紫的楓葉，可不是一枚平常的楓葉：它是章武先生從美國瓦爾登湖畔採集而來的。

有位導遊給他講解過，他在文章裡提到他，給導遊寄書，在封二上還細細地標上他的手機號碼，以便導遊聯繫……鍾情逗號的陳章武老師，宛若一條文學鯨魚，讓我想起羅馬尼亞的詩句：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，我也要種好今天的蘋果。